



第一拖拉机厂特寫集

实习生曲文兰

王 化 幼

陕西人民出版社

實習生曲文蘭

第一拖拉机厂特寫集

王化幼

陝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西安

內 容 提 要

这是反映我國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的特寫集。

这里有描寫剛出学校不久就被派去搜集鑄造用砂資料，在工作中由于善于向群众學習，得到農民群众的帮助，很快地完成了任务的實習生曲文蘭；有描寫在解放后不断地學習和受到党的教育，進行了思想改造而加入党的工程师何其憲；有表現在建厂过程中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工人宋得川；有描寫轉業軍人以战斗的姿态投入緊張劳动的动人的鮮明形象；还有模范的职工家屬和在革命斗争中鍛煉出來的老干部。这些特寫都真实而生动地表現了在建厂过程中新的人物的思想变化以及他們成長的过程。

实 習 生 曲 文 蘭

第一拖拉机厂特寫集

王 化 幼

*

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西安北大街一〇九号）

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〇一号

新華書店陝西分店發行

*

787×1092 1/32 • 1 $\frac{1}{4}$ 印張 • 24,700字

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6,000 定價：(5)一角一分

統一書號：T10094·31

目 錄

何工程师入党.....	(1)
實習生曲文蘭.....	(7)
工地上的战士.....	(16)
在平凡工作崗位上的人.....	(20)
小五金工宋得川.....	(26)
嚴格遵守時間的狄处长.....	(30)
家屬委員徐淑云.....	(33)

何工程師入黨

拖拉機廠工程師何其憲同志於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正式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

這個消息象捷報一樣馬上傳遍了全廠，青年人激動着，為何工程師的進步感到光榮；其他的工程師技術員們也激動着，為他們今後有了旗幟而高興。獻花送禮的人絡繹不絕地擁擠在新墊起的通往何工程師住宅的大道上。人們談笑着，醞釀着該對他說些什麼吉慶話。擔心着何工程師怎能一下子應付得了。

好象有預見似的，何工程師屋里這天拾掇的特別漂亮。屋里的洋灰地面本來就沒有一個灰點，昨天才打扫了，這天早起又打扫了一遍。紅油漆桌凳擦的閃亮發光。窗子上，擺着兩盆盛開的大紅菊花。書架上擺滿了精裝的機械製造一類的書籍。一付毛主席的畫象在微笑着，是那樣的和藹……。

何工程師還在忙着拾掇些什麼，祝賀的人群已經到來了。他笑着趕緊出來迎接客人。先進去的都擠坐在床上、凳子上，後來的就站在門口了。

「何工程師……………」

「何工程師……………」

「……………」。

他只聽見同志們呼喚他的名字，其他什麼都沒有聽見。

他熱情地招待着進來的客人們，爽朗地說着話，大聲地笑着。

何工程師的老家是東北。他在解放前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學的是機械工程。大學畢業以後，跟別的同学們一樣走進了社會。他在學校中由於刻苦學習，成績是優良的，但是走進社會以後，却因為他沒有「門子」，還不如那些同學們中成績差而有「門子」的人「吃得開」。同學們总算幫助了他，給他在上海×機器廠里找了個事。他想發揮他的專長，工作中曾提出過不少發明創造的建議，當時不但沒有人支持他，反而遭到許多人的白眼。因為他為人秉正，在許多場合中支持工人的建議要求，他的職務後來終於被辭掉了。

他再也沒有找下職業。為了妻子儿女們的生活，他不得不拿盒皮鞋油，夾塊破布到街上去給人擦皮鞋。

舊社會使他受盡了痛苦，他變得沉默寡言了。

北京和平解放以後，他參加了工作。跟其他老技術人員一樣，他抱的是憑技術吃飯的觀點，一切政治活動他都不參加，他說這樣倒「逍遙自在」。

然而幾年來的各種社會運動的浪潮衝擊着他，他開始接受革命的洗禮。

何工程師才參加工作的时候，許多舊的思想包袱沒有扔掉，那時候機關里進行政治理論學習，他嫌枯燥無味，學不下去。領導上發現了這個情況，馬上改變了方式，為了增加他的學習興趣，就在理論課程中加入了老同志們的說故事，

——圍繞理論課的每一個章節，講一些長征或抗日戰爭的故事。那些親身經歷過的艱苦的鬥爭，和為人類解放不怕犧牲自己的英勇精神，便深深感動了他。他相信了革命理論的確勝利地指導過戰爭，沒有革命理論的指導一切工作將都是盲目的。

他開始重視理論學習，這對逐步提高與改造他的思想是有決定性的一步。

通過「三反」「五反」運動對坏人坏事的鬥爭，他看清了共產黨真正是大公無私的，她所領導的政府是真正廉潔的政府，同時也激起了他對國民黨統治時貪污腐化的憎恨。

通過抗美援朝，他看到了全國人民的力量，也認清了美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批判了自己的「崇美」、「恐美」思想。在許多人報名參軍的大會場上，他毅然決然地報了名。（後來由於身體的關係和工作的需要沒有批准他前去。）

國家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開始了。生產戰綫上的捷報一個緊跟一個，祖國的面貌一天天在改變。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何工程師也有了舒適的工作環境，他不再為柴、米、油、鹽耽心了。他的舊思想包袱也隨著舊社會而一去不復返了。他曾經對他老婆說過：「現在還有什麼說的，我只有一心一意為黨，把後半輩子獻給人民的事業。」

何工程師由於工作積極，在支援大工業建設的時候，他被調到第一拖拉機制造廠籌建廠里。臨走前，原單位的領導找他談話，他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有什麼可說的呢？領導上對自己這樣相信，自己怎樣以新的工作態度來迎接新的工作呢？

「我很慚愧，」他斷斷續續地說：「過去我的工作做得很少。到新單位后一定要更好地發揮自己的工作積極性，來回答黨和人民。」

僅僅在廠里工作了一年的時間，何工程師就獲得了「模範工作者」的稱號。他日以繼夜地工作着和學習着，那種認真負責的精神，沒有人不佩服的。現在廠子是在籌建時期，還沒有投入生產，目前的工作除建廠外就是要做好生產准备工作。他領導着一批技術員和實習生做后一個工作，幫助他們熟悉「技術設計」、「產品圖紙」。當時有許多人認為這些工作是「紙上談兵」，不如在外廠實習提高得快。他嚴厲地批判了這種不正確的思想，他說：「想想看，要是沒有人做生產准备工作，一旦廠房蓋起，機器設備安裝完畢，能一下子就投入生產嗎？」

實習生們大部分是青年，他們雖然認為何工程師的話說得在理，但思想上總是重視不夠，工作中還有粗枝大葉的現象。

何工程師掌握了這個特點，他知道青年學生們參加工作時間短，還不能一下子就把他們對生產准备工作不重視的思想扭轉過來，必須在現實工作中對他們進行不斷地教育。在做「設備分交」的時候，他嚴格地審查着每一份表，查看着每一面設備，結果發現了他們的許多錯誤。他抓住一個把設備型號寫錯的和一個把小數點點錯的事實，在一次座談會上說：「同志們，由於我們工作的粗枝大葉，我們拖拉機廠不但不能提前出拖拉機，反而要拖后一年生產了！」

「什麼？」青年們驚奇的瞪着眼問他，他們當他把話說

錯了。

「不能提前生產拖拉机啦！」何工程師很沉痛地說完又象是自己問自己說：「怎樣回答農民們的要求？」

同志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聲也沒吭，只听何工程師又繼續說下去道：「因為一台設備的『型号』搞錯，結果機器造成了，但是不能安裝，所以必須重新另制造！另一台設備的重量本來是二·七噸，可是我們把它寫成二十七噸，結果是造成了，也運來了，它的命運却比上一台設備更苦，連厂房門都進不去！」

青年實習生們聽到這裡才恍然大悟，他們由驚異轉變成慚愧，中間有人說：「是誰搞錯的？檢查檢查！」

馬上是一陣難忍受的靜寂，連誰呼吸聲音的粗細這時都能聽得出來。

何工程師批評同志們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改正他們的錯誤，如今效果既已收到，他就和緩了一下語氣，很興奮地說：「同志們，剛才說的是如果錯誤沒有發現出來的後果！可是現在的錯誤已經被我們查出來了，所以各方面都不受影響，拖拉机仍能按預定計劃提前生產！」

會場漸漸活躍起來。何工程師接着把「小差錯，大影響」的道理又說了一遍，他和同志們一路檢查了前一段的工作。

「何工程師真是又嚴厲又和藹，跟着他工作提高的可快啦！」這几乎是青年技朮員和實習生們一致的聲音。

在何工程師的耐心幫助下，許多實習生轉了正（即轉為技朮員），許多技朮員升了級，廠里再沒有人反映：「在新建廠不能提高技朮」啦。

何工程师对他的老同事也是尽心尽力地帮助，他說：「要走社会主义一路走，丟下誰都覺得难受！」

真的，胡工程师因为背出身成份不好的包袱，工作上不積極、不大胆，技术也提不高，工作几年啦还是三級工程师。他常常說：「一碰見熟人問我是几級工程师，我心里就覺着难受，只得用別的話岔开。」自从他得到何工程师的帮助以后，他就主动地协助領導弄清了他的歷史問題，作了結論。一个人的思想只要一安定，工作也会積極主动起來，技术自然而然地会提高，所以沒多久胡工程师成了二級工程师。

胡工程师又拿自己具体例子教育了許多其它的工程师。

厂里的工程师們都把何工程师当成他們的知心朋友，和他一道克服着缺点，向着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前進。

何工程师在党的不断教育下，階級覺悟提高了，他从有入党要求那一天起，就时时刻刻以党员的八項标准來衡量着自己。所以当他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时，党及时吸收了他。他是那些无数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程师中的一个，他也是党的一个紅色專家。

.....

何工程师把來賀喜的客人們陸陸續續地送走，已經到下一点了。他帮助爱人打扫了屋子，在明亮的电灯光的映照下，他对着毛主席的挂象，又一次策勵着自己：「入党以后，工作責任更加重大了！毛主席，我一定尽我的最大力量，勤勤恳恳地工作，要不愧作一个工人階級的先鋒战士！」

實習生曲文蘭

都說曲文蘭象个男子，這句話可真沒有虛傳。她，矮矮的个子，黑胖的面孔，頭髮剪得精短，眼睛大大的，連一点羞澀都沒有，走起路來「喀噠喀噠」地落腳聲音，离八丈远也能够听见。不要說初見面的人，就是見過几次面沒有人介紹的話，你也会以为她是个「男子」。

曲文蘭老家是湖南的，虽然今年只有二十來歲的年紀，旧社会的風霜她可几乎是受够了。她家祖祖輩輩都是务農，她長到七、八歲，当別家的孩子們都在学校里念「狗大貓小」的时候，她就跟随着父母上田里車水了。在南方，太陽那么炎熱的晒着，她那又白又嫩的皮膚慢慢地变紅了，变棕了，最后变成了黑色。还不到十歲，她就已經頂一个大人干活了。

在旧社会，父母們累到老，儿女們从小累，就那样也得不到一飽。她十歲那一年，田里遭了灾，粮食顆粒沒收，而地主又逼着要租子。拿什么去給租子呢？爹媽都那么大年紀了，离开了土地只有去討吃或餓死。一家三口人整整哭了一天，百无奈何，才商定把文蘭賣了交租。就这样文蘭到另一家地主家里去当丫頭了。

这时她已經是餓得又黃又瘦，兩只眼睛都陷進去沒有一点神采。貪婪的地主們，不但殘酷地剝削她的劳动，还想把她变成一个溫柔順从、百般嫵媚地供他們开心的玩物；他們

因为看着她不顺眼，常常折磨她。

文蘭当时的賣价是很低的，总共只抵了三斗稻谷。在地主家里，她又开始了猪狗不如的奴隶生活。在她小小的心灵里，常常这样想：同是人，为什么要有人压迫人？对地主家庭中的无理虐待，她常常反抗——反嘴或怠工，因此也常常挨拐杖和挨耳光。

一九四九年大軍渡江南下的时候，地主階級被打倒了，她才獲得了解放。这时她已經十五歲了。

五年，不算是一个很短時間，如果种一棵小梨樹，也到了成熟結果的时候，可是对于她，却象是倒退了几年似的，她不但沒長多少，而且更黑、更瘦了！因为骨胎架子已經餓塌，后來虽然翻了身，回了家，有了吃喝，个子却再也長不起來了。

「这有啥！」当別人問及她的身世的时候，她常常这样的回答。是啊，被折磨过的身軀与永远獲得了自由的心灵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她剛强得和男子一样的性格，就是过去那样的环境中鍛煉出來的。解放后她参加了學習，又入了技术学校，目前調到拖拉机厂当鑄造實習生了。厂子虽然在筹建时期，但是大規模的生產准备工作已經开始。于是她跟厂里一个姓尹的同志編到一个組下去作鑄造用砂的調查工作。

砂子，在大沙漠里成片成堆，为害作灾；在河流里淤塞河道，浸沒農田，真不能算得是啥好东西。但是如果它「含砂量」高，在大型鑄造工厂里，那可貴重地真跟金豆一样。为了它，多少勘察人員日夜里翻山越嶺、跋河涉溝；为了

它，多少科學工作人員進行着辛勤的研究。是的，真正適合造型上用的砂子的確跟金豆一樣！

在舊社會，反動政府一味的依賴外國，我國幾乎沒有工業，對地下蘊藏的資源有誰來管呢？不要說砂子，就是金子也沒有人采掘啊！這就對今天我國大工廠興建提供地質資料方面增加了很大的困難。

就是在此種情況下，小曲和老尹被派去尋找適合鑄造上用的砂子。他兩人一路搭了火車。

「這工作可艱苦啊！」在火車上坐定以後，老尹含着根煙，試探性的問曲文蘭。他是個老技術人員，學問、經驗都有，但對這次的調查工作還沒有把握。當初把曲文蘭跟他編一個組時，他十分反對，心里想着一個初出校門的女孩子能干得了啥？嘴上却回答他照顧不了她。經過領導的幾次打通思想才勉強同意了。這時他要試試這個女孩子的膽量。

「怕艱苦還不出來工作呢！」曲文蘭的嘴跟小刀子一樣回答。

「是啊！」老尹嘴里答應着，心中却很生氣地想：走着瞧吧，接觸了實際工作以後才看你的哩！他覺得她「沖」，一路上再沒有問答什麼。

他們下了火車，步行走到一條河邊。這條河是從南邊山上滾滾流下，又拐個彎子向東流去。清清的河水，夾雜着些細沙和卵石，有節奏地潺潺流着。老尹懂得岩石，他從水中順手撿了一塊石頭，用小錘子砸開，但是並沒有怎么看就擦開了說：「這種清水上游很難有大砂源的！」

小曲覺得他太粗心，也太自信了。他自己又撿起了几塊

石头，細細地玩味以后裝到了口袋里。

老尹是技術人員，又是小組長，一切事情他都要當九成家，有很多場合是他說怎么就怎么的。他性子別，有些不虛心，但是還比較能夠吃苦。他引着小曲，二人淌過那條冰冷的小河，又爬過一座大山。

深秋季節，草木衰落，那滿山的棘針、蒺藜，刺得他們的手臉疼得跟針划破了一樣，腰彎得又疼，腿折得又酸。這時無所謂一日三餐，飢了就坐下啃一點干餅，渴了就喝一點山泉里的流水。每當這時，老尹總要偷眼看一下小曲的神色，看她有什麼變化沒有，然而使老尹得到的印象却是：她還是跟往常一樣，甚至情緒還有一些高漲！他不禁暗佩服道：真不愧是新中國的女性！

他們爬着山，搜集着岩石，一天又一天的，任風吹、日晒、雨淋。他們是根據地質部提出的接收了過去的極不完善的資料，在這一帶山區里進行普查。普查了幾天，除過袋中的小石子不斷的增多以外，對山中砂子的質量和藏量仍甚渺茫。

這天，小曲忽然想起：毛主席常常教導我們要「依靠群眾」，自己在學習時也常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為什麼一接觸到實際工作倒忘記了群眾呢？她於是跟老尹說：「咱們找個村莊問問群眾不好些嗎？」

「這是找鑄造上用的型砂啊！」老尹不屑意地笑着說：「一門很深奧的科學呢！不是我看不起群眾，要是有關農業上面的學問還是可以領教他們的！然而我們今天搞的是工業、是科學。」

也难怪老尹这样說，根据他的經驗，有很多初、高中畢業生甚至連砂子的「含砂量」、「粒度」等都不知道是咋回事，何況還沒有学过「化学」的農民！在他的腦子中認為農民們只知道啥叫「砂」，沙漠中的砂、河灘里的砂、山中的砂，……等等都是一种，沒个分別。

但是几天的爬山越嶺，也着实使老尹有些疲乏了。他看到前面山溝中有些人家，虽然他不相信群众懂砂，他为了想休息一下，又免得小曲回厂反映他「不連系群众」，就变了主意，嘴从心不从地說：「小曲，其实你給咱下去打听一下也好！」

听到这話，小曲可高兴啦；当老尹才說農民不懂得砂子时，你知道她心中是如何的想不通！

老尹等小曲走后，一个人在山头上坐着，这时候凉風徐來，吹落了他臉上的汗珠。他長出了口气，看看这远水近山，葱林竹舍，真是心曠神怡。几天來的疲累都被这一时的愉快赶走了。

他靜靜地但是模糊地看着小曲走入一家農戶中，沒多久就出來，又走入了第二家，他心中不禁想道：「只有事实才能使她相信我的話正確！」

原來小曲先進入的那一家里边只有一个老大娘，別的人都隨社里人上地了。这老大娘耳聾眼花，又祖祖輩輩都是务農，对什么山出什么砂是一点也不摸的。小曲只得出來，又進入第二家。这家里有一个老大爺，年紀八十上下了，小曲向他打听山砂情况，只見他搖着花白胡子若有所思地說：「过去从沒有听說砂子还有啥用处，只是这二年才見有人从山里拉出

砂子，也沒大過問，想是墊路用的。」

「是誰從山里往外拉的砂子？現在還拉不拉？」小曲一聽出線索就急急追問下去。

「這嘛，」老头見小曲這姑娘對砂子真感興趣，十分奇怪，不由得思索下去道：「我見東頭運祥家拉過一回，那是一年前的事。自打他家參加合作社以後，也就歇手啦。」

雖然是一年前的事，小曲並不失望，他問了運祥家的地址，就辭別老人向那邊走去。運祥不在家，她又跑到運祥工作的地裡。

她找到了運祥，這種突然的會見，不單把運祥弄得莫名其妙，也把和運祥在一塊工作的青年們弄得糊里糊塗，他們小聲地議論着，好象是東疑西猜。小曲全然不管山區里的這些，她象熟人似地稱呼運祥為「大哥」，向他打聽「拉腳」的事。

運祥告訴她一年前他給這附近山腳下一個鐵工廠拉過砂，後來生產一忙，他就丟掉這個副業了。他又說他過去拉的是前頭這座白石山的砂，說着給小曲指了指地址，小曲細看時，這座白頭山正是他們翻過來的那一個山頭，那一條清白河的上源，她很奇怪他們為什麼沒有發現。

原來砂子「露頭」的地方是在一個泉眼跟旁，那里有水源，樹大樹多，所以雖然「露頭」很明顯，生人卻不容易發現。

說話間小曲向他們介紹了她是拖拉機制造廠的。找砂子就是為了制出拖拉機。那些農民們一聽，可高興壞啦，他們馬上丟掉了舊意識影響下的男女之間的隔閡，和小曲靠得更

近了。这个問做拖拉机要砂子弄啥，那个問拖拉机能不能給山里人种地，他們最迫切的是問拖拉机啥时候能制造出來？小曲微笑着向他們回答着，她是那样的熟悉農民們的心性，虽然說話口音不同，但是她却清楚地完滿地回答了他們所提出的問題。

「走吧，我帶你到那个『露头』的地方去！」运祥兴奋地說，心里想着能親自支援祖國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的建設，該是多么的光荣啊！

「那太好啦，謝謝你！」小曲感激地說。

「支援工業建設是農民們的責任，謝什么？」有人代替运祥回答小曲。

当小曲進入第二家農戶后，老尹就不再看她了，專等着她的回來。干等等不着，他心中十分着急。他这样想：八成問不出啥，耽誤少跑几个山头！

正在这时，小曲帶着运祥回來了。

「走吧，老尹同志，这位大哥帮咱們找砂子去哩！」小曲叫起了老尹給他二人互相介紹了一番。

老尹仔細打量了运祥，怀疑他能否真的把他們帶到砂源地方。他反覆地这么想着：砂子这一門學問可不是那样簡單的！他欲待不去，看到了農民的热情，小曲的滿有勁，終于还是不吭声地随他們走了。

「嘩嘩」的流水声由远而近，几棵高大的山榆樹展現在眼前了。黃榆叶象蝴蝶一样滿天飄舞，榆枝条在風的吹拂下「沙沙」作响。

小曲只管向运祥問長問短，話語喋喋不休。